

书学论丛



中国简帛 书法艺术 编年与研究

陈松长 编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朱雲
文庫
書學論叢

中国简帛 书法艺术 编年与研究

陈松长 编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编年与研究 / 陈松长编著.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479-1017-7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竹简文—书法—研究 ②帛书文字—书法—研究 IV. ①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2483 号

本书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编年与研究》(批准号 09YJA760007) 基金资助

本书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资助项目

本书获得第四届文汇·彭心潮优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本书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编年与研究

陈松长 编著

责任编辑 王 剑 崔悠笛

责任校对 郭晓霞

封面设计 王 峥

技术编辑 杨关麟 包赛明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200050

网址 www.ewen.co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163.com

印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9.25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9-1017-7

定价 158.00 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本书获得第四届文汇·彭心潮优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基金宗旨：以资助中小型优秀图书出版为主

坚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http://wenhui.news365.com.cn/wh-pxc>

资助项目：

《以开放促改革——全球化新趋势与对外开放新阶段》 黄仁伟等著

《殷周金文族徽研究》 王长丰著

《〈周易〉、〈矛盾论〉比较研究》 周天著

《观念之色：中国传统色彩研究》 陈彦青著

《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编年与研究》 陈长松著

《井中奇书新考》 陈福康著

《自行车与近代中国社会（1868—1949）》 徐涛著

《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 邵绡红著

《中国原生艺术手记》 郭海平著

《住宅社会学》 纪晓岚、张仙桥著

《横四海兮焉穷——藏彝走廊民族学田野考察日志》 李星星著

《油画的笔触和肌理研究》 孙尧著

《“地图说史”丛书（四种）》 孟钟捷、林广等著

《中华印刷典故》 张树栋著

目 录

研究篇

第一章 简帛——中国书法艺术的特殊载体

- 一、简的名义和形制 / 3
- 二、帛的名义与形制 / 5

第二章 战国简帛的书体特征

- 一、战国简帛的出土简况 / 7
- 二、战国简帛的书体分类 / 9
- 三、曾侯乙墓楚简的书体特征 / 10
- 四、包山楚简的书体特征 / 16
- 五、郭店楚简的书体风格 / 18
- 六、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的书体艺术 / 21
- 七、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的个案分析 / 29
- 八、《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的书体特征 / 33
- 九、清华简《祭公》与《楚居》的书体艺术 / 43

第三章 秦代简牍的书体特征

- 一、秦代简牍的出土简况 / 50
- 二、睡虎地秦简的书体特征 / 51
- 三、睡虎地秦简《效律》的书体特征探析 / 60
- 四、里耶秦代简牍的书体例析 / 69
- 五、《岳麓书院藏秦简》(壹)的书体研究 / 72

第四章 西汉简帛的书法形态

- 一、西汉简帛的出土简况 / 118
- 二、西汉简帛的书体面貌与书体特征 / 122
- 三、马王堆汉墓遣策的书法艺术 / 136

- 四、马王堆帛书的书法艺术探析 / 142
- 五、银雀山汉简的书法艺术 / 154
- 六、尹湾汉简《神乌傅》的书法艺术浅析 / 162

第五章 东汉简牍的书法意趣

- 一、东汉简牍的出土简况 / 171
- 二、东汉简牍的书体面貌与书体特征 / 172
- 三、敦煌汉简的书体特征分析（新莽至东汉早期） / 202
- 四、甘谷汉简的书法艺术 / 208

第六章 三国两晋简牍的书法风貌

- 一、三国两晋简牍的出土简况 / 217
- 二、三国两晋简牍的书体特征 / 218
- 三、走马楼吴简中的隶书与楷书 / 238
- 四、西晋简牍的书体状况 / 246
- 五、简牍书法在三国两晋书学中的地位和价值 / 261

编年篇

- 战国简帛 / 275
- 秦代简牍 / 344
- 西汉简帛 / 381
- 新莽简牍 / 545
- 更始简牍 / 560
- 东汉简牍 / 562
- 三国魏晋简牍 / 586

引述图像之文献书目 / 614

后记 / 617

研究篇

第一章 简帛——中国书法艺术的特殊载体

在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长河中,简帛是中国汉字的主要载体甲骨、金石与纸张间最重要的过渡产物,是纸张未发明与未普遍使用前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艺术的主要载体之一。

一、简的名义和形制

简是简牍的省称,它包括竹简、竹牍、木简、木牍等。

简牍一词在传世古文献中早已存在,《论衡·量知》说“夫竹生于山,木生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契,片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说文》:“简,牒也。牍,朴也。”《急就章》颜注曰:“牍,木简也。”可知,简牍之称古已有之。

也就是说,简牍实际上包括竹、木两种材质。如果要细分的话,可将窄者称之为简,而宽者称之为牍。如果从所抄写的内容来分,简一般多用于抄写书籍、律令、重要公文等,牍则多用于一般的文书、账簿及私人信件。

当然,简牍或许还应包括其他材质,历史上就曾有玉简、金简、银简、铜简和铁简之类的记载,此外,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所发现的简牍中还有一枚草本的芦苇简。

应该说,这些特殊材质所制作的简,也都是不同的简牍形制,但由于其制作工艺的不同,文字的记载方式也多有不同,且数量极少,而且多是在特殊的环境下,为着某种特殊的目的,或为了标榜其使用者的特殊身份地位而专门制作的,因此,它们都是简牍系列中的特例,故不在本书所讨论的范围之内。

以竹、木质材料为主的简牍可根据其用途的不同而分成不同的种类,且每种都有大致固定的名称,如“札”、“两行”、“方”、“觚”、“削衣”、“检”、“楬”、“笈”、“符”、“契”、“传”、“檄”等。下面且分别作些简单的说明。

札 本指单片的简,也称“牒”。但他们也有区别,“札”指木简,“牒”则没有竹木之分。出土的汉简中多见“札”的记载,例如:

1.《居延汉简甲乙编》138.7, 183.2:“安汉隧札二百、两行五十、绳十丈,五月输。”^①

2.《敦煌汉简》1684A:“凌胡隧、仄胡隧、广昌隧各请输札、两行,隧五十、绳(?)丈,须写下诏书。”^②

“札”有时也泛指宽简,如《居延新简》E·P·T59:132:“书到。一以广大札明书与烽。”^③此“广大札”当指较宽之简。《后汉书·循吏列传》:“光武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一札而能细书十行,则此札自然较一般的常用札宽。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

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由于“札”是古代最常用的书写材料,故引申出了“书信”、“公文”等意义,如:《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这是“书信”义。

两行 一种特定的木简,即在狭长的简牍内,并排容下两行文字的简牍。蔡邕《独断》中的“隶书以尺一木两行”之“两行”,是指能容两行的一尺长的简牍,因其为木质的,所以称之为“木两行”。

在出土的简牍中关于两行的记载甚多,如:

- 1.《居延汉简甲编》77:“禽寇隧札二百,两行五十,绳十丈。”
- 2.又,782:“安汉隧札二百,两行五十,绳十丈,五月输。”
- 3.《居延汉简甲乙编》7.8:“欢喜隧两行(?),札百,绳十丈,檄十丈,檄三,八月己酉输。”
- 4.《居延新简》E·P·T65:60:“两行部百,书绳部十丈,卒封阁财口。”
- 5.又,E·P·T51:337:“告上遣卒武两行来,毋留。”
- 6.《敦煌汉简》1402:“青堆札百五十,绳二十丈,两行二十。”

从这些简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两行”与“札”一样,都是简牍的特定形式。

方 郑玄注:“方,板也。”指的是宽度和长度相等或近于方形的木牍。从形状来看,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方就指方形木牍,广义的方还指长方形的木牍,又称“木方”。方的容量量根据文字的大小,书手的习惯,可以写九行、七行、五行不等,有时甚至可以容下十几行或者更多的行数。《既夕礼》记:“知死者赠,知生者赠,书赠于方,若九若七若五。”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出土的尹湾汉简的2号木牍《东海郡吏员簿》反面竟写了33行字。

觚 颜师古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说它是学书之牍,是因为觚可直立,亦可移转,便于临摹,而古代诸书,都是分章而成,每章字数并不很多,往往古书以一觚为一章。从出土的实物来看,觚不仅有六面、八面,还有三面、四面、五面、七面之分,不仅为“学书之牍”,而且还用于书写一般的文件,甚至紧急的文书和诏书。如:《居延汉简甲乙编》12.1是一枚四面觚;《居延新简》E·P·T14:7为五面觚。

削衣 所谓“削衣”,其实就是修改简牍文字或第二次使用简牍时削下来的薄片。无论是修改还是第二次使用,都要把上面的文字削下来,因此,出土的削衣,一般都会有文字。如: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I90DXT0110②:57出土的就是枚削衣,上有“诣置谭”3字可识。又如1977年在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61枚削衣,上存可识文字者少则1字,多达8字。

检 又称“封检”。最常见的是“文书检”,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信封,它是文书信件表面的木牍。《说文》:“检,书署也。”徐锴《说文系传》:“检,书函之盖也。玉刻其上,绳絨之,然后填以金泥,题书而印之也。”戴侗《六书故》:“检,状如封篋,盖以木为之。”刘熙《释名》:“检,禁也。禁闭诸物,使不得开露也。”总的来说,“检”就是在书信的外面覆盖的一块木简,上面一般写着地址与收件人,有的只是在木简的表面刻出些凹槽,用绳子把简和信绑在一起。有的内容较为机密,则会在其上涂上封泥,盖上印信,这样一旦打开就无法复原。按照文献记载,文书检的内容比较多,一般有收信人名(官府名、官名)、封信人名、书信到达时间和收信人的签名等。但实际出土的“文书检”内容并没有这么齐全。这可以查看《居延汉简甲乙编》175.11,284.25,《居延新检》E·P·T6:37,《居延汉简甲乙编》45.1。

牒 牒就是物品的“名片”。一般用于两种范围,第一类系或搁在物品上,上面写明物品的名称、数量。如马王堆1号汉墓中出土的49枚木牒,其中有“衣笥”、“缯笥”、“牛脯笥”等。

第二类系或放在归了类的文书档案上,上面书有该文书档案的类别或名称。例如《居延新简》E·P·F22:1-36是件完整的原始案卷,共35枚木简和1枚木牍,这枚木牍就是这案卷的名称。牍上的文字可以两面同文,可以一面写全称,一面写简称,还可以两面文字连写。

笺 一种短小的竹木简牍,作用是供读书者随时写下自己对所读物的理解注释,并系在相应的简上,有点像现在带有随笔性质的书签。但现在的出土实物中,还没有发现这类典型的笺。

符 《说文·竹部》:“符,信也。从竹,付声。”是一种通行凭证,其使用范围主要在军事上,常见的为兵符。但与军事系统有关的人员,包括军事人员、隶军籍的家属等,出入关也用符。如居延新简所见的符:

1. 73.EJ(1)T27:48:“初元二年正月北亭(?)戍卒符。”这是军事人员所用之符。

2. 73.EJ(1)T6:42:“橐佗勇出隧长井临,建平家属符。”这是隶军家属所用之符。

3. 73.EJ(1)T21:136:“橐佗野马隧吏妻子与金关闭门出入符。”这也是隶军家属所用之符。

传 传也是一种通行凭证,但和符有所区别。符多用于军事,而传是供无军籍的吏民行止所用的凭证。中国西北就大量出土了这种凭证,如《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37)313.44:“元康二年正月辛未朔癸酉,都乡啬夫口当以令取传。”又,(159)218.2:“口充光谨案曰,籍在官者弟年五十九,毋官狱事,愿以令取传。”^①

桱 牍之未成者为桱。《说文·木部》:“桱,牍朴也。”《论衡·量知》篇:“断木为桱,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而牍之未成者,必长于牍,所以牍之长者,亦称为桱。

檄 通常为檄文的简称,但书写檄文的材料亦称为“檄”,它也是牍的一种。颜师古《急就篇》注云:“牍之最长者为桱,其次为檄。”因为它也是书写材料,所以经常与“两行”、“札”等连用。《居延汉简甲乙编》7.8就是一例:“欢喜隧两行(?)、札百、绳十丈、檄三,八月己酉输。”

二、帛的名义与形制

这里所说的“帛”是“帛书”的简称,它代指古代抄写在丝织品上的所有文献。

帛或称缣帛,是古代作为书写载体之一的丝织品的总称。《说文·帛部》:“帛,缣也。从巾,白声。”可见帛或又可称为缣。其实,帛乃是通称,缣只是帛的一种而已。

帛作为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可分为绢、缣、缣等几类。其中绢的质地轻,主要用于书写绘画;缣,是由粗丝织成,质地较厚,比较经久耐用;而缣采用双丝织成,因此比绢和缣都厚实,不易透水,是上等的书写材料。现在所出土的帛书实物大部分都是平纹绢。20世纪40年代出土的楚帛书,尽管最早曾叫“缣书”,但从其质地来分析,也还是一种质地较轻细的绢。

由于现在出土的帛书有限,无法对它的长宽做整齐划一的说明。《初学记》中记载,“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书截之”,意思就是帛书的长短依据文字的多少来决定。出土的帛书也证明了此种说法。20世纪初斯坦因在第二次中国探险中获得了二件帛书,它们的长

^①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商务印书馆,1949年。

宽就非常不一,一件为9厘米见方,一件长15厘米,宽6.5厘米。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长38.7厘米,宽47厘米。敦煌悬泉置帛书长34.5厘米,宽10厘米。敦煌马圈湾帛书长43.4厘米,宽1.8厘米。而这些出土的帛书中只有马王堆帛书的维度最具代表性。马王堆帛书共两类,一类幅宽48厘米左右,一类幅宽24厘米左右,前者为整幅,后者为半幅,其长度各件帛书不等。

帛书无须编连,更多的是用于画图,且每行的容字不定,书写形式比较自由,既有从右到左的竖行书写形式,也有按照一定的图案来书写的形式,还可以插图附表,如马王堆帛书的《阴阳五行》、《刑德》。帛书只能单面书写,如果帛书中出现抄写错误,就不能像简牍一样把它削去,而只能在帛上涂抹修改。但帛书质地轻,容易折叠,携带起来比简牍便利。

出土帛书放置的情况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折叠放置,一种是成卷放置。其出土时都会有盛具保护,而竹简没有,如子弹库帛书是放在一个约20厘米×11厘米×5厘米的竹盒子中,马王堆帛书是放在一个约60厘米×37厘米×21厘米的漆木奁盒中。

帛书上一般都会有朱栏纹行格或墨栏纹行格,即所谓朱丝栏和乌丝栏,它们都是书写前就画好的,如马王堆帛书《周易》、《黄帝书》等都是其例。

简帛的使用具体始于何时还不得而知,王国维先生曾认为:“殷人龟卜文字及金文中已见册字,则简册之制古矣。方版二字始见《周礼》,然古代必已有其物。”《尚书·多士》言:“为殷先人有册有典。”这确切说明简的使用时间至少上起三代商周。“又世或有以缣帛之始为竹木之终者,则又不然。帛书之古,见于载籍者,亦不甚后于简牍。”《周礼》卷十三《司勋》中云:“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这里的“太常”就是缣帛之类的织物。可见在古代简帛是并用的,简牍帛书的使用实应属同一时代。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王国维的这种见解还没有得到出土实物的有力佐证。但已出土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的简牍实物已充分证明王国维当年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考古出土的简牍,最早的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后半叶,即春秋末年、战国早期,最晚到唐代,其中出土最多的是秦汉简牍。

第二章 战国简帛的书体特征

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动荡时期,也是汉字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中国文字由于载体的急剧变化,从刻铸规范的甲骨文到率意笔写的简牍文字,其文字的构型和点画线条的个性特征也日趋强烈和丰富多彩,因此,其书体也从实用的文字符号迅速演变为具有书写艺术性的书法符号,进而成为一种可供赏鉴的书写艺术。

20世纪初至今,全国各地出土的战国简帛多达20余批,这些简文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毛笔书写的艺术瑰宝,其书法史意义和书法美学价值均值得高度关注。

一、战国简帛的出土简况

1.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 1942年在湖南长沙市子弹库战国楚墓中盗掘出土。楚帛书是目前出土最早的古代帛书,对研究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着重要参考价值。该帛书长47厘米,宽38.7厘米,墨书,字体为楚国文字,共记900余字。帛书上有彩绘图像,四周有12个神的图像,每个图像周围有神名题记,四角有植物枝叶图像。

2. 长沙五里牌楚简 1951年10月至1952年2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长沙东郊五里牌战国古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工作。在编号为M406号楚墓中,出土了竹简38枚。简长2-13.2厘米,宽约0.7厘米,墨书于竹黄面,最多的一支简上写有6字,少的只写有1字。内容为记录随葬物品的遗册,竹简的上半段记录器物的名称及数目,下半段记录器物所在位置。

3. 仰天湖楚简 1953年7月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南郊仰天湖的战国楚墓中,计43枚,其中较完整的简为19枚。简长20.2-21.6厘米,宽0.9-1.1厘米,每简文字2-21字不等,两道编绳,内容为记录随葬物品的遗策。这是经科学地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批楚系文字,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4. 杨家湾楚简 1954年8月出土于长沙市北郊杨家湾6号战国楚墓,共72枚,简长13.5-13.7厘米,宽约0.6厘米,两道编绳。竹简保存比较完好,但有些简文漫漶不清,只有37支简的文字较清晰,墨书于竹黄面,每简仅书一、二字。

5. 长台关楚简 1957年3月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共148枚竹简。该批简按保存情况分两组,其中一组均为断简,119枚,残存470余字。残简长者33厘米,宽0.7-0.8厘米,三道编绳,墨书于竹黄面,属典籍,其中有记载申徒狄和周公谈话的短文;另一组竹简较完整,29枚,简长68.5-68.9厘米,宽0.5-0.9厘米,两道编绳,先编后写,内容为遗策。

6. 望山楚简 1965年冬至1966年春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1号和2号楚墓。共出土了272枚竹简,出土时竹简残断过甚。

望山M1号墓年代约为战国中后期,即楚怀王初期。该墓出土207枚简,简文内容为卜筮记录。简长1厘米至39.5厘米不等,拼连后最长者52厘米,宽约1厘米,文字写于篾黄面,计约1093字,三道编绳,先编后写。

望山 M2 号墓共存 66 枚竹简, 书有 925 字, 其中单字 251 个, 重复字 674 个。简最长者 64.1 厘米, 宽 0.6-0.67 厘米, 两道编绳, 从编痕上看为先写后编, 内容为遣策。

7. 藤店楚简 1973 年 7 月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藤店一座战国中期墓葬。墓中出土了残损严重的竹简 24 枚, 共写有 47 字, 残简最长的 18 厘米, 宽约 0.9 厘米, 内容为遣策。

8. 曾侯乙墓楚简 1978 年 3 月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曾侯乙墓发掘出土。共 240 余枚竹简, 简长 72-75 厘米不等, 宽约 1 厘米左右, 上下两道编绳, 先编后写。每简写有 27 字左右, 总计 6696 字, 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以及车上配件、武器、甲冑和驾车的马、木俑等, 内容为遣策。这是先秦墓葬出土文字最多的一次, 也是战国简帛书体特征极为鲜明的一种。

9. 天星观楚简 1978 年 1 月至 3 月湖北省江陵县天星观 1 号楚墓出土, 共 70 余枚, 简长 64-71 厘米, 宽 0.5-0.8 厘米, 两道编绳, 简文书于竹黄面, 字迹大都清晰, 写有 4500 余字, 其内容可分为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两部分。其墓葬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340 年前后。

10. 青川木牍 1979 年 2 月出土于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 50 号秦墓, 墓葬年代为秦武王元年(公元前 309 年)左右。此木牍有两枚, 其中一枚已漫漶不清, 仅 25 字可识; 另一枚较完整, 字迹清晰。内容是秦武王命丞相甘茂等修订并颁布的《更修田律》。

11. 临澧楚简 1980 年湖南临澧县九里 1 号战国楚墓中出土, 共 100 余枚, 保存状况较差。其内容大致为遣策。

12. 九店楚简 1981 年至 1989 年间, 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在江陵县九店发掘了东周墓葬 596 座, 其中在 56 号、621 号墓出土了竹简。56 号墓共出竹简 205 枚, 其中较完整的有 35 枚, 简长 46.6-48.2 厘米, 简宽 0.6-0.8 厘米, 每简所书字数不等, 最多的一枚简上写有 57 个字, 总字数约 2700 字, 简文内容可分为与农作物有关和《日书》两部分。621 号墓共存竹简 127 枚, 都已残断。

13. 常德夕阳坡楚简 1983 年冬, 在湖南省常德市德山夕阳坡 2 号楚墓中出土了两枚竹简: 一枚简长约 67.5 厘米, 宽约 1.1 厘米, 写有 22 字; 另一枚长约 68 厘米, 宽也为 1.1 厘米, 写有 32 字。简文前后衔接, 是一篇记载楚王给臣下赏赐岁禄的诏书。这两枚简是迄今在湖南省境内出土的唯一保存较完整的两枚长简。

14. 包山楚简 1986 年 11 月至 1987 年 1 月湖北省荆门市十里铺包山楚墓出土。共 488 枚竹简, 其中空白简 210 枚, 写有文字的简 278 枚, 总字数 12472 字。简长 55-72.3 厘米, 宽 0.6-1 厘米。竹简的内容丰富, 可分为文书简、卜筮祭祷简、遣策三大类。文书简中四篇有篇题, 为《集箸》、《集箸言》、《受期》、《疋狱》等, 还有一些没有篇题。这批竹简对研究战国时期楚国文字、书体特征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15. 秦家咀楚简 1986 年 5 月至 1987 年 6 月,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在湖北江陵秦家咀发掘了 49 座楚墓, 其中在 1 号、13 号墓分别出土竹简 7 枚、18 枚, 内容皆为卜筮祭祷记录; 99 号墓出土竹简 16 枚, 内容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卜筮祭祷记录, 另一类是遣策。

16. 慈利楚简 1987 年 5 月、6 月间, 在湖南省慈利县石板村发掘了一批战国、西汉墓葬。其中第 36 号墓是规模最大的一座战国墓葬, 墓中出土竹简 1000 余枚, 竹简残损严重, 清理后残段为 4557 片。内容为记事性古书, 主要记载吴、越二国的史事。

17. 郭店楚简 1993 年 10 月, 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发掘的 1 号楚墓中出土了竹简 804 枚。竹简保存较完整, 其中有字的竹简 730 余枚, 写有 13000 多字。该批竹简形制不一, 仅

长度就分为三类：一类为 32.5 厘米；一类为 30.6 厘米；还有一类在 15—17.5 厘米之间。由三道编绳，也有两道编绳的。内容包含多种古籍，儒家著作有《缙衣》、《穷达以时》、《成之闻之》、《鲁穆公问子思》、《尊德义》、《性自命出》、《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语丛四》、《六德》等，道家著作有《太一生水》和《老子》甲、乙、丙三种抄本。

18. 上博楚简 1994 年初，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两批战国楚简，共 1600 余枚。据专家推测，这两批竹简有可能出土于湖北江陵地区。内容涉及《孔子诗论》、《缙衣》、《性情论》等 80 多种战国古籍。

19. 新蔡楚简 1994 年 5 月，河南省文物工作者在驻马店市新蔡县抢救性发掘了平夜君成墓。墓中出土竹简计 1500 余枚，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墓主人生前的占卜祭祷记录；另一类是记录随葬物品的遣策。

20. 清华简 清华大学于 2008 年 8 月入藏两千余枚战国竹简，经年代测定和专家鉴定，其时代属战国中期偏晚。这批简内容涉及许多失传古佚书，无论在书体特征上，还是在历史研究上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战国简帛的书体分类

战国时期的简帛文字，现在所知，均以楚系简帛文字为主体，间有少量的秦系简牍文字。就简帛文字的书体而言，绝大部分都是特点鲜明的楚式风格。当然，其中或间有所谓“齐系书法、晋系书法”的书体痕迹，故而有的学者指出，这种简牍书体就是齐系或晋系书体。

我们认为，尽管这些简牍书体具有很明显的齐、晋文字的痕迹，但其本体还是楚系文字，其书体也应该是楚式风格的范围。如上博楚简中《孔子诗论》、《子羔》、《鲁邦大旱》、《中弓》及《吴命》等五篇文献的简文中都有竖笔中带装饰圆点的明显特征，如： (邦)、 (與)、 (佳)、 (屯)、 (甬)，再如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篇中也间有其例，如 (尧)、 (牛)等字。这种装饰性笔画，我们在齐国的青铜器铭文中可以看到同样的特征，如著名的《陈侯午敦铭文》^①中的和《陈曼簠》铭文中的等字例就是代表。此外，在晋系的战国晚期中山王三器中，也可看到这种装饰的笔致。因此，有学者或径称其为齐系文字或晋系文字。

其实，仅据此装饰性笔画来断定书体的归属是不够的。这种带圆点的装饰性笔画在楚系文字中也不少见，特别是擅长鸟虫书的楚人在书写文字时加上装饰性的圆点，这是很简单的事。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时的楚人书写简牍文字时，或多或少受到过齐系文字或晋系文字的影响。因为从时代上看，上博楚简和郭店楚简的抄写年代都在战国晚期，比《陈曼簠》等齐国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要晚几十年，故受其装饰手法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

秦国地处宗周故地，受到周文化的深刻影响，忠实地继承西周文字传统，在文字剧烈变动的战国时代，秦文字顺应文字发展的潮流，向简约流变的方向发展，秦文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不断提高字形结构的规整匀称程度。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言：“秦国的

① 陈侯午敦共两件。十年陈侯午敦，载于省吾著《商周金文录遗》（中华书局，2009 年 6 月）。十四年陈侯午敦，载（清）吴式芬撰《攷古录》（中国书店出版社，2009 年 10 月）。

俗体比较侧重于用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正体,其字形一般跟正体有明显的联系,虽然不是对正体没有影响,但是,始终没有打乱正体的系统。”^① 其秦系书体的代表当以青川木牍为代表,其书体特征直承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盘铭文的方正风格,书体构型以扁方为主,方笔和直线的应运已相当成熟,呈现出一种与楚系文字书体完全不同的一些特征。

三、曾侯乙墓楚简的书体特征

1978年发掘于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楚简,共有240余枚,合计字数6600字,同时出土的还有著名的曾侯乙编钟。这些竹简文字虽然没有曾侯乙编钟那样庞大和引人注目,但在中国书法史中的特殊地位却实在不应该轻视,因为在这种特殊的载体(竹简)上,我们既能感觉到楚系金文的传承,又能领略到楚简文字笔墨的神韵。在战国时代的书法艺术中,这是第一批独立于当时金文外的一种原始而珍贵的手写墨迹,可以说具有了书法形式构成的基本要素。下面我们且从书法形式构成的基本要素——线条、结体、章法、风格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下战国早期简牍书体的艺术特征。

(一) 线条特征

线条是书法艺术的基础,线条美是书法艺术形式美的集中表现。康德说:“线条比色彩更具审美性质。”卫夫人在《笔阵图》中说:“善笔者多骨,不善笔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由此可见,中国书家自古最重用笔和线条的处理,认为好的线质才是书法艺术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且具体分析一下曾侯乙墓竹简的线条特征。

1. 细观曾侯乙墓楚简的笔墨运动可以看到,其用笔大都方起尖收,状如“钉头鼠尾”,多有头粗尾细之感。笔画有粗细变化,用笔迅捷流畅、节奏明快、犀利简洁,这种笔画以竖画、斜笔为多。例如:



从这些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其笔力爽劲而锋利,竖画笔立悬针;斜笔露锋尖出且坚挺。

2. 横画的特征大多向右上斜耸然后下垂,例如:



我们会发现这些横画方向都不是水平的,大部分都是向右上方倾斜,这是因为把编联成卷的竹简拿在手中书写,握笔的右手紧靠在竹简上,不能随意移动,因此产生了字体倾斜的现象。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

(按沙孟海研究和“五代校书图”也有右手悬空握笔者。)

3. 转折处无论顺逆都作弧转,笔法圆转流美,折角圆润合度,具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感。
例如:



4. 将曾侯乙墓竹简和曾侯乙编钟铭文(图 2-1)的笔画作一比较,可以凸显此竹简的笔画特征。

曾侯乙墓竹简在战国时代的书法艺术中,是第一批独立于楚系金文以外的一种原始而珍贵的真实手写墨迹。与此基本同时期的楚系金文的代表有曾侯乙编钟铭文,虽是同墓所出,但由于载体和用途的不同,所反映出来的风格韵味完全不一样。铭文的线条婉转流丽、粗细一致且工整细腻,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美术字。例如:



从这些字我们能看出其具有了雕琢之气,线条粗细一致,看上去比较单调。而曾侯乙墓楚简是用毛笔墨书的,毛笔富有弹性,写出的线条粗细不一、活泼灵动。现将曾侯乙墓简文与曾侯乙编钟铭文中出现的同一字列出,以方便比较分析它们笔画特征的不同。见如下字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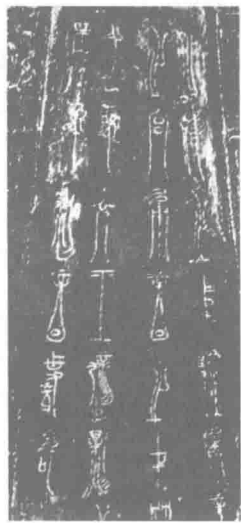


图 2-1 曾侯乙编钟铭文

从上面的字例我们会发现简文的线条有粗有细、有曲有直、有长有短、有浓有淡,富有节奏感、韵律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笔墨的神韵;而铭文则完全没有简上墨迹的笔墨变化和书法的韵致,缺乏线条的灵动感。

(二) 结体特征

书法结体,又称为“间架结构”或“布白”,是指字点画之间的联结、搭配和组合,以及实画和虚白的布置。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运用美学观点,强调:“一幅好的字表现一个美的空间。